

教育经济与基础教育创新 信息简报

2022年03月第01期（总第62期）

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2022年03月15日

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四）

【导言】在科技高速发展、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教育作为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与重要抓手，日渐成为各国、各界、各领域关注的焦点。为清晰地阐释国际竞争力、教育国际竞争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明晰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优劣势，寻找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提升路径，中心开展了“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专项研究。以期通过多维度比较、多视角分析明确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情况，并结合多国经验与本土现状总结提炼出提升路径与发展建议。自第59期开始，中心将陆续推出“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专题稿件。

（四）学校管理

依托数字技术的机遇重新设计学校以应对未来挑战已成为各国推进基础教育创新的重要举措。美国在 1996 年最早提出未来教育计划，并于 2006 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以“未来学校”命名的学校，即费城未来学校。费城未来学校里没有纸、笔和课本，学生借助网络和移动终端设备随时随地开展学习，且允许每位学生有不同的学习进度。随后俄罗斯未来学校项目、新加坡“智慧果 2015”项目、芬兰“FINNABLE 2020”项目、日本“超级高中计划”、德国“MINT 友好学校”、印度面向全国数百万辍学儿童提供“全天候希望学校”(AAS Vidyalaya)等各国的创新性未来学校计划纷纷落地，我国也提出中国未来学校创新计划。至此，各国的政策与实践都证明着基础教育学校建设领域的创新已经发生。

1.美国“高科技学校”与“野趣学习学校”

为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基础教育的创新、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与效率，美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未来学校”的教育改革。2013 年美国硅谷精英创办 Alt School，2014 年美国教育工作者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建立可汗实验学校，技术驱动下的高科技学校不断兴起，美国大多数州建有 K12 免费虚拟公立学校……与此同时，跳出纯技术观点的多种创新学校也在不断涌现，如达芬奇学校、“野趣学习”学校、MTC 学校等试验学校教育改革新模式。

谷歌执行长马克斯·韦蒂拉(Max Ventilla)于 2013 年筹资创

建以新型技术为支撑的“微型学校网”——Alt School，学校面向 5-13 岁学生，在湾区和纽约共建成 7 个校区。Alt School 是信息时代的学校典范，“以学生为中心，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是 Alt School 秉持的教育理念；学校微型化、教学小班化、课程多元化、家校联系网络化是 Alt School 体现的办学特色。Alt School 采取“跨级”“混龄”的教学组织方式，让学生通过项目学习解决本真问题，能够在课堂内外应用知识，并且善用科技手段解决问题与实现创新。Alt School 的教学活动安排是基于学生个性化成长需要的，其每天的时间安排具有弹性，拥有核心技能课程和丰富的课外活动，基于项目学习而且每周更换“玩学单”(Play-list, 课表)；学习就像玩游戏一样，通过以能力为中心的课程和弹性的学习时间来激发学生学习和提高动手实践能力。

可汗实验学校则与 Alt School 的建设理念一致，是以新兴技术为基本支撑的创新型学校。2014 年萨尔曼·可汗创办可汗实验学校(Khan Lab School, KLS)，紧密结合技术与教育实践，探索未来学校发展方向。从面向全球数亿学生提供免费教学视频的可汗学院，到目前只能容纳 100 名学生、收费在 2.3 万至 2.5 万美元的可汗实验学校，其愿景是变革学习方式、创新学习架构、增强教学艺术和培养品学兼优的学生。KLS 的核心理念是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为教师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支持。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却为学生创造了更多自由学习的灵活空间，强调学习与实践的结合；学校面向各年龄段学生，根据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学习能力分组；学生参与混合式学习，在

教师指导下设定学习目标和每周学习安排，通过自主学习、小组研讨会和基于项目的学习获取知识技能；学生将接触最先进的技术，当教学使用的技术更新时，学习课程也会随之更新。与传统学校相比，KLS 借助信息技术从教学组织、师生关系、育人策略等方面的再设计以适应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成长，呈现了科技与教育碰撞而形成的创新模式。

在美国的基础教育学校创新浪潮中，野趣学习学校（Expeditionary Learning School, ELS）则不同于 Alt School 与 Khan Lab School。“野趣学习”学校（“探险学习”学校）是基于德国教育家、拓展训练创始人库尔特·哈恩(Kurt Hahn)的教育理念践行的综合学校改革模式。美国 30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有 150 多所“野趣学习”学校，其中大多数学校位于低收入区，目前在城市、郊区或农村学校的各个年级都获得了成功。ELS 将体验教育理念应用于学校教育情境，“野趣学习”的哲学是“做中学”，即让学生边做边学。学校设计遵循自我发现为要、鼓励奇思妙想、自己对学习负责、同理心与关爱心、成功与失败、协作与竞争、多元化与包容性、贴近大自然、独静与内省、服务与同情心 10 条原则，反映了野趣学习学校的先进教育理念。

2.新加坡“智慧国”计划中的“未来学校”

新加坡是一个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国家。《2016-2017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新加坡的全球竞争力仅次于瑞士，世界排名第二。《2016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

示，新加坡的创新指数居世界第六位，这些成就与其重视教育发展息息相关。

2006年，新加坡信息通信发展管理局与新加坡教育部联合发起了为期十年的“智慧国2015”项目。该项目在教育方面的具体规划体现为“未来学校”计划，旨在鼓励学校充分利用高科技信息通信技术手段，扩大学校教学和学习的内涵和外延。2007年，新加坡教育部选出5所未来学校作为实施“智慧国计划”的教育根据地，康培小学、重辉小学、裕廊中学、克信女中和华侨中学为首批未来学校。2008年3月，新加坡科技中学成为第六所未来学校，2011年4月又将南侨小学和义安中学纳入未来学校的范畴。这些未来学校将与新加坡教育部和信息通信发展管理局紧密合作，运用信息科技，推出创新的教学法。其中，义安中学是注重课程体系创新和开发的典范，它的“启发式在线学习代理”（Heuristic Online Learning Agent，简称HOLA）项目，是目前为止世界上第一个在线为学习者提供教育信息的项目。HOLA扮演多学科顶尖私人教师和学习同伴的角色。目前该校已经成功开发了牛顿启发式在线学习代理（HOLA Newton）和莎士比亚启发式在线学习代理（HOLA Shakespeare）并积极探索如何将闻名于世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思考能力的苏格拉底式质疑法（Socratic Questioning）应用的教学。

2019年11月，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表示，2025年新加坡政府将开始在本地中小学采用结合人工智能（AI）科技的适应式学习系统，为学生提供个人化的教育服务。2019年

5月，新加坡已有4所中学参加了该系统的短期学习试验。结果显示，学生试用这套系统后，表示能更好地控制学习速度，因此更有信心。另外，系统提供的数据也让教师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有助于其按照不同需求制定教学方案。

3.德国的“MINT友好学校”

在德国，STEM习惯被称为MINT(Mathematik, Informatik, Naturwissenschaft und Technik)，它是德文“数学、信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缩写。在2008年的德累斯顿教育峰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德国各州州长共同拟定了“通过教育实现进步”的《德累斯顿决议》，提出“加强MINT专业在青少年儿童中的兴趣普及，中长期应对目前已出现的技能劳动力匮乏问题”。

2008年5月，德国在“MINT创造未来”联盟框架下设立了“MINT友好学校”年度学校评选项目。旨在通过评选活动和标杆学校的榜样效应鼓励学校促进数学、信息、科学和技术专业的教育教学，并加强学校之间以及学校与企业、科研机构之间有关MINT教育的合作。

各学段的“MINT友好学校”根据青少年成长规律设置相应的STEM课程与活动，整体分布大致为：小学——注重常识课中的科学普及，补充技术与工程内容，尽量做到联系实际生活；5-8年级——开设自然科学、编程、技术综合专业课程；9年级以上——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信息技术的高中毕业考要求进行了修订，更强调了跨学科整合与实际应用能力的

考察。德国政府同时希望逐步将中小学 MINT 友好学校的实践与终身教育结合在一起，创造教育链的可持续发展。

2018 年，科隆经济研究所提供数据，STEM 专业岗位缺口在德国再创新高，已达 33.8 万 STEM 工作虚位以待，超过岗位总数的 68%。为此，德国政府多次提到“需要用中小学 STEM 教育来弥补缺陷”，德国教研部（BMBF）在《MINT 展望——MINT 事业与推广指南》中明确提出，“保证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是联邦政府活动的重心。”并于 2021 年年 3 月启动了“2019 人工智能年”计划。新的 MINT 行动计划（MINT-Aktionsplan）将从青少年儿童、专业人才、女性与社会应用 4 方面提升 STEM 教育。到 2022 年，联邦教研部将为该 MINT 行动计划提供 5500 万欧元（4.2 亿元）的财政支持。

4.日本的“超级科学高中”“超级全球高中”与“高大接续”

21 世纪以来，日本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目标寄托于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培养科学英才、营造科学文化上。2002 年启动的“超级科学高中”（Super Science High School, SSH）计划是日本“科学技术相关人才培育综合计划”的一部分，为后续日本的高中教育的一系列创新改革奠定了基础。

自“超级高中计划”实施以来的十年间，日本的 SSH 指定校，从 2002 年的 26 所增加到 2013 年的 201 所，公立高中占多数。据 2002 年至 2010 年 SSH 指定校统计，国立高中占总数的 6.5%，私立高中占 11.2%，公立高中占 82.2%。2002 年启动 SSH 项目时指定期限为 3 年，2005 年起延长为 5 年。另

外，SSH 指定校能够实施不受文部科学省“学习指导要领”限制的课程，开发重点放在理科和数学的高中课程，制定自身的理科校本课程。

为培养面向未来的国际型高科技人才，日本开始打造与国际接轨的世界型高中。2015 年，文部科学省新规划了 56 所“超级全球高中”（Super Global High School, SGH），其中包括 7 所国立高中、31 所公立高中、18 所私立高中，目前已覆盖全国 41 个行政区。SGH 构成层次较为多样化，有 10 所以上属于“初高中一贯制学校”，也有地方公立高中、私立高中及其他特色高中。

2017 年，日本高中教育的创新性改革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正式推行“高大接续”改革，即高中与大学教育衔接改革。2018 年 3 月文部科学省发布《新高中教育学习指导要领》。标志着“高大接续”改革在高中教育全面开展。文件显示，此次改革以“学力三要素”的养成为目标，重点增加了语言能力、数理能力、传统与文化、道德教育、外语教育及其他教育（包括与初中教育相关的内容、权力意识、消费保护意识、防灾安全、情报与编程、特殊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新的指导要领以明确“能够做什么”为指导理念，来提升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以实现主体性、深度对话为方向来改善教师教学方式；并建议各高中学校通过适当把握教学内容与教学时间，建立起学习效果最大化的课程管理模式，让日本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衔接更加通畅。

5.中国的基础教育创新与未来学校计划

在创新型学校建设方面，我国的“未来学校”计划已经历了“未来学校 1.0”与“未来学校 2.0”两个阶段。在 1.0 时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于 2013 年启动中国未来学校创新计划，2014 年成立未来学校实验室，并坚持扎根中国、面向世界的原则，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根本，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学校教育的结构性变革，推动空间、课程与技术的融合创新，为中国中小学学校创新提供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这一计划一经实施便得到各地中小学校的响应和支持，全国四百多所学校组建了“中国未来学校联盟”，并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移动学习最佳实践案例，圆满完成了“未来学校 1.0”阶段的研究任务。与此同时，未来学校探索过程中的新事物、新热点也逐渐浮现，为深入推进未来学校研究，解决深层次问题，“未来学校 2.0”呼之欲出。

在 2.0 时期，2016 年《中国未来学校白皮书》发布。依据文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未来学校实验室于 2018 年 11 月发布《中国未来学校 2.0：概念框架》，对“学校”“学习”“课堂”“学习路径”等核心概念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并重新定义了学校。提出，未来学校要“注重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用科技赋能教育，要利用新技术重构教育流程，促进教、学、考、评、管以及家校合作各个环节逐步走向适应每个学生学习需求的精准供给。”2017 年 10 月，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启动了“未来学校研究与实验计划”，旨在根据《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2019 年）确定的核心任务，聚焦基础

教育领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用新理念、新思路、新技术，面向未来推动学校形态变革和全方位改革创新。

与国际经验相比，我国的未来学校建设主要依托于数字技术，以打造高科技校园、智慧化校园为最终形态，将学习、学校重新定义，让在线的教与学、考与评成为校园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中国还立足于自身情况，提出了“协同育人”、“家校共育”的模式，将基础教育学校边界扩展至家庭单元。同时，“国门学校”作为我国新近提出的基础教育学校创新形式，对于中国实现教育公平具有深远意义。国门学校自“十四五”规划提出，指的是我国将新建改扩建边境中小学校，建设“国门学校”，即在边境县（团场）建设 100 所“国门学校”，以教育基础薄弱县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 4000 所以上。通过学校模式创新进一步推动基础教育公平。

1.3.4 教育产出

（一）知识与技能的获得

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ISA 测试

PISA 是 OECD 于 2000 年发起的对基础教育进行跨国国家（地区）、跨文化的评价项目，目的是对 15 岁学生的阅读、数学、科学素养和运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进行评价，反映学生参与未来生活的能力。其参与成员主要是 OECD 成员国（地区），同时吸收非成员国（地区）参加，现已成为世界上规模较大且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基础教育第三方评估

项目。PISA 测试坚持“能力立意”的命题导向，通过设置测试情境、设计高阶能力试题、组织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学生素养的深度测评，呈现并比较各国家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竞争力。根据 OECD 公布的 2018 PISA 测试结果，如表 6 所示，在参与测试的 79 个国家（地区）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组成的中国部分地区联合体（B-S-J-Z）以阅读 555 分、数学 591 分、科学素养 590 分，包揽了三项第一；上一次测试（2015 PISA）的榜首新加坡紧随其后，获得三项第二名；前十名的国家中，取得明显上升表现的主要有中国、中国澳门、中国香港、加拿大、爱尔兰、韩国及波兰。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 2009 年、2012 年连续排名第一，2015 年却跌至第十，此次在 2018 PISA 的测试中重归第一，对于展现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国际竞争力具有特别意义。“PISA 测试之父”、OECD 教育和技能部部长 Andreas Schleicher 认为，“虽然来自中国东部地区的四个省市远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但每个省市的规模都相当于或者超过了一个典型的经合组织国家”，侧面地肯定了中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省市的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另外，从阅读精熟度来看，中国四省市成绩表现也较亮眼，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联合体中成绩靠后的 10% 学生显示出比 OECD 平均水平更好的阅读能力。这表明，即使是代表中国大陆参与测试的这四个省市中最弱势的学生，其阅读能力都超过了 OECD 国家（地区）的平均学生水平。

表 6 2015、2018 年 PISA 测试结果（前十国家）

2015 PISA					2018 PISA				
排名	国家	阅读	数学	科学	排名	国家	阅读	数学	科学
1	新加坡	535	564	556	1	中国	555	591	590
2	日本	516	532	538	2	新加坡	549	569	551
3	爱沙尼亚	519	520	534	3	中国澳门	525	558	544
4	中国台北	497	542	532	4	中国香港	524	551	517
5	芬兰	526	511	531	5	爱沙尼亚	523	523	530
6	中国澳门	509	544	529	6	加拿大	520	512	518
7	加拿大	527	516	528	7	芬兰	520	507	522
8	越南	487	495	525	8	爱尔兰	518	500	496
9	中国香港	527	548	523	9	韩国	514	526	519
10	中国	494	531	518	10	波兰	512	516	511

2. 15 岁以上人口读写能力

在基础读写能力方面，世界自 2000 年至 2018 年间，掌握读写能力的成人百分比从 81% 上升至 86%，掌握读写能力的青年百分比从 87% 上升至 91%。尽管总体进步明显，但文盲在许多国家还是普遍存在的。全世界仍有 1.03 亿青年缺乏基本的识字技能，其中 60% 以上是妇女，每 10 个儿童和青少年中有 6 人没有达到阅读和数学运算的最低水平。2019 年数据显示，每 100 名识字的男女性中，15 岁以上识字的男女性共 92 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37 个国家，超过一半的女性为文盲；乍得和布基纳法索，依旧维持在 5% 以下且未有改善。由于这一时期掌握读写能力的青年女性将长大成人，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预见，特定成年人群的读写能力可能维持不变或下降，但成

年人整体平均读写技能将有所提高。

基础读写能力仅衡量人们是否能够阅读简单的句子，能够准确阅读书面指示、信函内容、合同释义等的功能性读写则更为复杂，但该方面国家数据调查较少，定期检测者更少。WB数据显示，2019年世界成人总体（占15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的识字率为86.48%，2018年为86.25%。SCOPE的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进一步将读写能力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低于1级、1级、2级和3级及以上。从现有数据来看，日本在此方面表现最好，其3级及以上阶段人数达72%、2级为23%、1级为4%、低于1级的仅占1%。表现最差的国家为印度尼西亚，其3级及以上、2级、1级和低于1级的比例分别为6%、25%、37%和32%。

目前，SCOPE中并未显示中国数据，但WB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识字率为97%。另外，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文盲率已下降至2.67%，即非文盲比例为97.33%。可知，中国识字水平较高，也可以说文盲率较低。可以说基础教育成就斐然。另外，识字有助于学习，识字率高也可为教育甚至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二）升学与发展

1. 基础教育完成率

在基础教育完成率方面，目前全球范围内88%的儿童上完小学，72%的青少年上完初中，53%的青年上完高中。OECD数据显示，2018年各国中学毕业率在48.6%至96.6%之间不等，

且大多数国家位于 70%至 90%之间。从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进展监测数据来看，在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系列指标中获得教育和学习成果方面，各国、各地区仍旧存在差距。调查显示，家庭财富与城乡地理位置的差距更为巨大，约 1/3 的国家和 1/6 的地区分别在初等教育完成时达到了均等，暂无最新数据的国家和地区在第三次统计完成时也均达到了均等。另外，COVID-19 可能加剧教育不公平问题。因为随着远程学习的参与与实现，贫困家庭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参与能力或将表现得更差，且有可能导致长期或永久的辍学与失学。

SDG4 的最终目标是“普遍完成高中教育”，但现在的许多国家的免费义务教育至多只到初级中等教育阶段。现今，国际上将教育完成率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比正式毕业年限晚最多 3 至 5 年的，被称为“及时完成”；第二种是比正式毕业年限超过 3 至 5 年的，被称为“最终完成”。目前，世界“及时完成”与“最终完成”指标如图 8、图 9 所示。可见，无论是及时完成率还是最终完成率均在逐年提高，但各阶段的及时完成率均低于最终完成率。另外，随着教育阶段的不断提升，两项完成率均逐渐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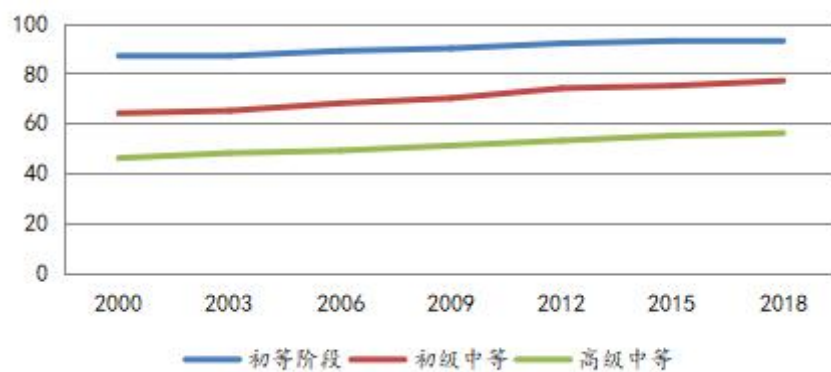


图 8 基础教育各阶段世界最终完成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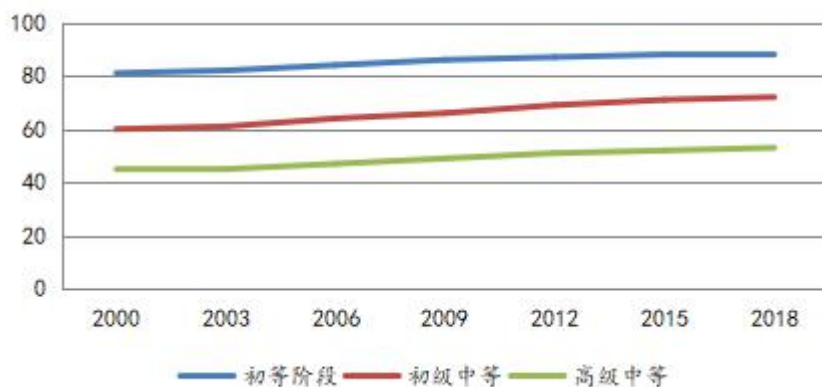


图9 基础教育各阶段世界及时完成率

目前，中国未有对各教育阶段的最终完成率和及时完成率进行统计，但从各级普通学校毕业生升学率方面也可见端倪。2019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小学升初中2018、2019年占比分别为99.1%和99.5%，初中升高中阶段分别为95.2%与95.5%。可见，中国初级教育、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体现出中国基础教育具有强劲的竞争力。

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高等教育是积累人力资源、培养专业人才的主要途径，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体现着其对基础教育产出人才的衔接培养能力。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在15%-50%之间时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时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对于我国而言，197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1.55%，到1998年才慢慢升至9.76%。自1999年开始大学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2年已经正式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基于此，中国提出到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36%，2020年要达到40%。但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教育水平的飞速发展，2016

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就超过了 40%，2020 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54.4%。本节根据 WB2018 年数据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梳理统计，结果如图 14 所示。韩国、新加坡、美国等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分别高达 95.9%、88.9%、88.3%，而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却仅有 48.1%，较于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差距明显。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若要更好衔接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培养，提升人才核心竞争力，我国还须不断重视高等教育阶段投入，保障对优秀人才教育资源的全阶段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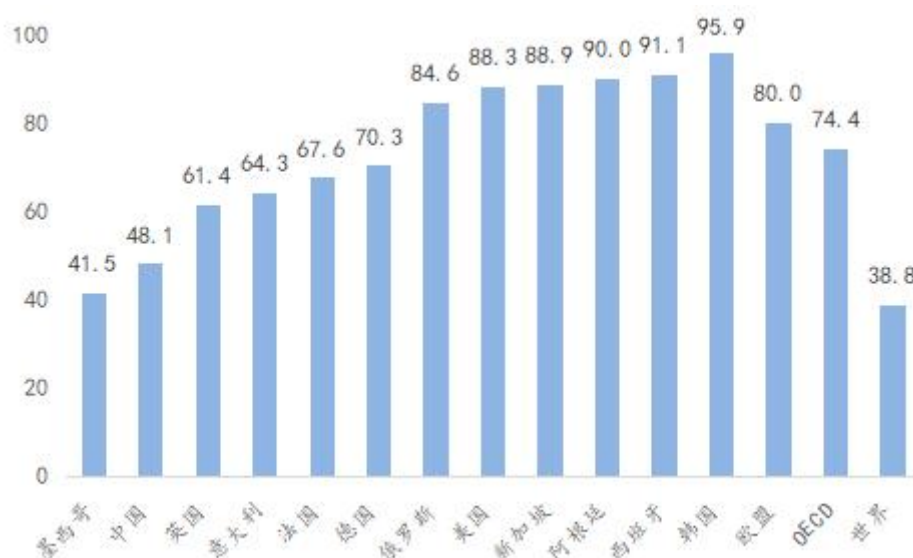


图 14 世界各国/组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

资料来源：World Bank 官方网站。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教育指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 1990 年开始推出《人文发展报告》，从人的健康和寿命、提供教育的机会以及生活水准三个方面得出一个综合指标“人文发展指数”，用于评价各国人文发展程度。2006 年，将其分别更名为《人类发展报告》与“人类发展

指数”，对已有数据统计的 175 个联合国会员国及中国香港、巴勒斯坦两个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进行排名。在“人类发展指数”中，“教育指数”是其三大成分指标之一。2010 年之前，“教育指数”用成人识字率（2/3 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1/3 权重）来衡量；2010 年后，教育指数的衡量标准改为将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Mean years of schooling）与预期受教育年限（Expected years of schooling）相结合。指标测算国家的具体排名如表 5 所示，2017 年中国教育指数仅为 0.644，位列榜单第 108 名。在 189 国家地区中，德国排名第 1，教育指数得分为 0.94。其中，最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德国 14.1 年，最高的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为澳大利亚 22.9 年。而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 7.8 年，还不足国内义务教育规定的基本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也只 13.8 年，仅超过基础教育年限 1.8 年，这意味着从存量角度看我国基础教育的产出依然存在很大缺口。

表 5 “人类发展指数-教育指数”得分情况

排名	国家	教育指数	平均受教育年限	预期受教育年限	排名	国家	教育指数	平均受教育年限	预期受教育年限
1	德国	0.94	14.1	17	16	捷克	0.893	12.7	16.9
2	澳大利亚	0.929	12.9	22.9	17	斯洛文尼亚	0.886	12.2	17.2
3	丹麦	0.92	12.6	19.1	18	立陶宛	0.879	13	16.1
4	爱尔兰	0.918	12.5	19.6	19	以色列	0.874	13	15.9
5	新西兰	0.917	12.5	18.9	20	爱沙尼亚	0.869	12.7	16.1
6	挪威	0.915	12.6	17.9	21	拉脱维亚	0.866	12.8	15.8
7	英国	0.914	12.9	17.4	22	波兰	0.866	12.3	16.4

8	冰岛	0.912	12.4	19.3	23	韩国	0.862	12.1	16.5
9	荷兰	0.906	12.2	18	24	中国香港	0.855	12	16.3
10	芬兰	0.905	12.4	17.6	25	奥地利	0.852	12.1	16.1
11	瑞典	0.904	12.4	17.6	26	日本	0.848	12.8	15.2
12	美国	0.903	13.4	16.5	27	格鲁吉亚	0.845	12.8	15
13	加拿大	0.899	13.3	16.4	28	帕劳	0.844	12.3	15.6
14	瑞士	0.897	13.4	16.2	29	法国	0.84	11.5	16.4
15	比利时	0.893	11.8	19.8	108	中国	0.644	7.8	13.8

资料来源：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2.失业率比较

全球教育数据监测将获得相关技能（包括技术和职业技能）、就业、体面工作列为重要的教育监测指标，可见教育之于就业的重要性。另外，美国社区学院协会（AACC）曾发布的《数据要点：教育的价值》(DataPoints: The Value of Education)指出，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提高收入降低失业率。所以，各国的就业或失业率情况也可以准确反映各国的教育能力。OECD 将失业者被定义为没有工作但正在积极寻找工作并且目前可以开始工作的人。比较来看，了解失业率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可从长期失业率、青年失业率、按教育程度分列失业率中进行分析。长期失业是指失业 12 个月或以上的人，并且其在前一周从事有酬工作的时间少于 1 小时并在过去 4 周内寻找过工作的人。青年失业率是指，15 至 24 岁失业人口占青年劳动力的百分比。按教育程度分列失业率即高中以下、高中非高等教育或高等教育阶段，其衡量的是 25 至 64 岁劳动力中失业者的百分比。

在长期失业率方面。OECD-Total 为 18.4%，北马其顿情况最差为 75.4%（2020 年），其次为希腊 66.5%（2020 年）；韩国情况最好，其 2020 年失业率仅为 0.6%，墨西哥其次为 1.4%（2020 年）。在青年失业率方面，OECD-Total 男女青年失业率分别为 14.9%和 15.6%。2020 年西班牙与哥斯达黎整体表现最差，西班牙男女性青年失业率分别高达 37.1%和 39.7%，哥斯达黎分别为 36.2%与 53.3%；日本与德国情况最好，日本男女青年失业比例分别为 5.1%和 4.0%，德国分别为 7.5%和 6.5%。“按教育程度分列失业率”统计项目指标 2019 年数据显示，OECD-Average 为 9.3%。斯洛伐克共和国表现最差，为 27.9%，其次为南非 25.4%；沙特阿拉伯表现最好仅为 0.3%，印度尼西亚其次为 1.6%。由于 OECD 中未收录中国相关数据，从 CEIC 数据来看中国 2019 年失业率不到 3.7%。对比可见，中国失业率较低，既得益于经济市场的健康有序也得益于教育体系的支撑。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

主编：关成华、陈超凡

编辑：张熠

内容整理及撰写：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扫描二维码关注
未来教育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后主楼 1728A

邮政编码：100875

电子邮箱：bnu_wljyyjzx@163.com

网址：<https://chinaiid.bnu.edu.cn/yjpt/wljyyjzx/zxjj8/index.html>